

11月1日

當世界喧嘩，先看見真正掌權的主

作者：倪步曉

經文：啟示錄 1:1-8

1 耶穌基督的啟示，就是神賜給他，要他將必須快要發生的事指示他的眾僕人。他差遣使者指明給他的僕人約翰，2 約翰就將神的道和耶穌基督的見證，凡自己所看見的，都見證出來。3 誦讀這書上預言的，和那些聽見又遵守其中所記載的，都是有福的，因為時候近了。

4-5 約翰寫信給亞細亞的七個教會。願那位今在、昔在、以後永在的神，與他寶座前的七靈，和那忠信的見證者、從死人中復活的首生者、世上君王的元首耶穌基督，賜恩惠和平安給你們。他愛我們，用自己的血使我們從罪中得釋放，6 又使我們成為國度，作他父神的祭司。願榮耀、權能歸給他，直到永永遠遠。阿們！

7 「看哪，他駕雲降臨；
眾目都要看見他，
連刺他的人也要看見他；
地上的萬族要因他哀哭。」
這是真實的。阿們！

8 主神說：「我是阿拉法，我是俄梅戛，是今在、昔在、以後永在的全能者。」

《啟示錄》開篇先交代這卷書從何而來：啟示出於上帝，藉耶穌基督傳給祂的僕人，要眾教會知道如何看待眼前的世界。若心中只剩「將來會發生甚麼」，整卷書很容易變成一張神祕時間表。約翰先把目光帶回上帝：歷史的主權屬祂，耶穌基督站在歷史中央，教會以聆聽、持守和見證回應。

《啟示錄》兼具啟示文學、預言和書信的性格。象徵性的異象揭開肉眼看不見的真實；預言把上帝的話帶進當代處境，揭露偶像與權力的虛假；書信則提醒我們，這些話首先寄給小亞細亞七間真實的教會，要在聚會中被宣讀、被眾人聽見，然後進入生活。

第一世紀小亞細亞的信徒，生活在羅馬帝國龐大的政治、經濟與宗教秩序中。皇帝形象出現在貨幣、廟宇、節慶與公共禮儀裏；城市以忠於羅馬為榮，地方精英也從帝國秩序得到名望與利益。人在這樣的環境中很容易認定，真正決定世界命運的是坐在皇宮裏的人。約翰卻在問安中稱耶穌為「忠信的見證者」、「從死人中首先復生的」和「地上君王的元首」。三個稱號像三記鐘聲，重新安排讀者對權柄的想像。

「忠信的見證」尤其重要。耶穌以生命承擔祂所見證的真理；十字架看似失敗，復活卻宣告父神對祂的印證。得勝因此有了羔羊的形狀。七個教會的信息、十一章的見證人、十二章的聖徒，都沿著同一條路：在羔羊已經贏得的勝利中忠心到底，不複製帝國的強力。

約翰又說，耶穌愛我們，用自己的血釋放我們，叫我們成為國度，成為祭司。救恩因而包含新的身分。得救的人屬於上帝的國，在世界中事奉上帝，也把敬拜帶進日常。祭司的生活不限於聖殿的一角；工作、家庭、金錢、關係、

語言與選擇，都進入上帝的面前。當帝國邀請人把忠誠交給權力、財富和安全感，約翰提醒教會：你們已經有主人了。

這也解釋了《啟示錄》為何如此重視敬拜。誰值得人俯伏？誰配得最後的忠誠？誰有權定義善惡、成功與失敗？這些問題比計算神祕數字更接近全卷書的核心。成就、孩子、聲望、財富、國家或群體認同，都可能悄悄坐到生命中央。敬拜一旦錯置，方向也跟著偏移。約翰要教會重新看見上帝和羔羊。

開篇也宣告基督「駕雲降臨」。這句話帶著《但以理書》人子的王權圖像，把受苦教會帶到更大的時間視野。現在的苦難很真實，卻沒有永恆的資格；現在的強權聲勢浩大，也無法把自己的名字寫到歷史最後一頁。基督的再來，宣告所有隱藏的忠誠終必被揭開，扭曲的權力要受審判，忠心的見證要得記念。末世盼望因此賦予現在更深的分量，也阻止信徒逃避現實。

「日期近了」首先帶來清醒。因為基督將要再來，我們更認真地面對眼前的人，更誠實地使用金錢，更謹慎地說話，更願意在壓力中守住信仰。等待主的人無須停下日常責任。我們知道每一個今天都帶著永恆的重量。約翰在拔摩海島上沒有政治資源，也沒有耀眼的平台，他手上只有上帝交付的話。兩千年之後，羅馬帝國早已成為歷史，但這封信仍在教會中被宣讀。真正長存的，往往不是當時最響亮的聲音。

最後，上帝自稱是「阿拉法」和「俄梅戛」，是今在、昔在、以後永在的全能者。這句宣告像兩隻手臂包住整段歷史；祂曾經掌權，將來仍掌權，此刻也在掌權。這是《啟示錄》給疲倦信徒的第一份安定：先看寶座，再看世界；先認出主，再衡量風浪。

還要留意，開篇的「有福」把讀者從旁觀者變成參與者。念的人、聽的人、遵守的人都一同蒙福，這表示《啟示錄》原先是一卷在教會聚會中被公開宣讀的書。這卷書要形成群體的共同記憶與共同判斷，因此今天我們不宜把它變成少數「末世專家」的領地。這卷書的目的，是叫普通信徒在日常的壓力中，懂得敬拜誰、跟隨誰，以及拒絕甚麼。

思想：

今天，甚麼最容易坐上我們生命的中心？是工作表現、收入、別人的評價、家庭的期待，還是對安全的執著？若耶穌真是「地上君王的元首」，我們哪一個決定會因此改變？同時，我們也要檢視自己的信仰是否停在「得到幫助」。

《啟示錄》稱信徒為上帝的僕人、國度和祭司，那麼，我們的時間、能力與位置，正怎樣服侍祂？

今日華人信徒所面對的權力，散佈在政府、公司、家庭、學校、媒體、教會與演算法之中。它們會定義甚麼算為成功，甚麼值得害怕，甚麼話可以說。雖然中國、香港與海外處境各有差異，《啟示錄》第一章仍把同一個問題放在我們面前：哪一種力量正在奪取那原本只屬上帝的忠誠？

主啊，求祢收回我們被喧聲牽走的目光。我們害怕、急躁，或想以妥協換取安全時，求祢提醒我們：祢從死裏復活，祢仍掌權。願我們今日所言所行，都與祢的國相稱。

(靈修文章已獲「爾道自建」授權使用)

11月2日

燈臺中行走的人子

作者：倪步曉

經文：啟示錄 1:9-20

9 我一約翰就是你們的弟兄，在耶穌裏和你們一同在患難、國度、忍耐裏有份的，為神的道，並為給耶穌作的見證，曾在那名叫拔摩的海島上。10 有一主日我被聖靈感動，聽見在我後面有大聲音如吹號，11 說：「把你所看見的寫在書上，寄給以弗所、士每拿、別迦摩、推雅推喇、撒狄、非拉鐵非、老底嘉那七個教會。」

12 我轉過身來要看看是誰的聲音在跟我說話。我一轉過來，看見了七個金燈臺；13 在燈臺中間有一位好像人子的，身穿垂到腳的長袍，胸間束著金帶。14 他的頭與髮皆白，如白羊毛，如雪；他的眼睛好像火焰，15 雙腳好像在爐中鍛鍊得發亮的銅，聲音好像眾水的聲音。16 他右手拿著七顆星，從他口中吐出一把兩刃的利劍，面貌好像烈日放光。

17 我看見了他，就仆倒在他腳前，像死人一樣。他用右手按著我說：「不要怕。我是首先的，是末後的，18 又是永活的。我曾死過，看哪，我是活著的，直到永永遠遠；並且我拿著死亡和陰間的鑰匙。19 所以，你要把所看見的事、現在的事和以後將發生的事，都寫下來。20 至於你所看見、在我右手中的七顆星和那七個金燈臺的奧祕就是：七顆星是七個教會的使者，七個燈臺是七個教會。」

約翰進入異象時，先稱自己是弟兄，與眾教會一同在耶穌裏有患難、國度和忍耐。這三個詞勾勒出《啟示錄》的門徒圖像：上帝的國已經臨到，信徒仍活在充滿壓力的世界，因此需要忍耐。患難沒有取消上帝掌權；忍耐是在壓力中仍忠於基督。

約翰身在拔摩島，原因是為了「上帝的道和耶穌的見證」。傳統常把拔摩理解為他受放逐之地；然而，經文更清楚的重點，是他的處境與見證有關。這使整個異象帶著牧養重量：說話的人自己正在承受忠信的代價，上帝的啟示正臨到這樣的人。

「主日」那天，約翰被聖靈感動。他先聽見大聲音，像號角，吩咐他把所看見的寫在書上，送給七個教會。這七個教會沿著小亞細亞西部的交通路線排列，都是具體城市中的信仰群體。因此，異象從一開始就有公共性。約翰所看見的，不只安慰他個人，更要成為教會共同的眼睛。

當約翰轉身，他先看見七個金燈臺，然後才看見「一位好像人子」站在燈臺中間。次序很美。復活的基督沒有離開教會，祂就在燈臺中行走。教會可能弱小、受壓、內部混亂，甚至有些已接近屬靈死亡，但主仍在其中。七個燈臺後來被解釋為七個教會。燈臺本身不產生光，它的存在是承托光；教會的使命也是如此。教會的價值不在自我炫耀，而在承托基督的光，讓世界看見真正的主。

人子的形象大量吸收《但以理書》與舊約中神顯現的語言。長衣、金帶、白髮、火焰般的眼睛及光明的面貌，都把尊榮、聖潔、洞察與審判聚在一個形象之中。尤其白髮在《但以理書》中原本與「亙古常在者」相聯；約翰在這裏

把相近的尊榮語言用在耶穌身上，帶出極高的基督論。這位曾被釘十字架的耶穌，現在以天上主宰的威榮站在教會中。

火焰般的眼睛宣告一件事：主看得見。以弗所外表勤勞卻失去起初的愛，祂知道；士每拿在貧窮與誹謗中受苦，祂知道；別迦摩、推雅推喇妥協的角落，祂知道。名聲可以遮掩屬靈實況，卻遮不住基督的目光。這目光嚴厲，卻也帶著安慰：無人知道的忠心，祂同樣看見。

人子口中出來的兩刃利劍，強調祂話語的審判能力。帝國的刀劍可以處決身體，基督的話卻判明真實。這為全卷書中的權力衝突定下標準。最終決定世界的是那真實的話；武器的多寡不能取得最後裁決權。正如後來第十九章的白馬騎士，仍以口中的劍施行審判。約翰不需要教會去模仿帝國的暴力；教會要持守見證，因為基督自己的話有最後權柄。

約翰一看見人子便仆倒，像死了一樣。這是人面對上帝榮耀時的自然反應。可是復活的主把右手按在他身上，說：「不要懼怕。」威嚴與觸摸放在一起，構成非常深的牧養圖像。祂是首先的、末後的，是那活著的；祂曾死過，如今活到永永遠遠，並拿著死亡和陰間的鑰匙。對受逼迫的教會來說，最可怕的威脅往往是死亡，而耶穌宣告：連死亡的門也在祂權下。

「鑰匙」象徵權柄。羅馬官員可以囚禁人，地方權勢可以把信徒逐出社會網絡，而死亡也像一道關上的門；復活的基督卻拿著死亡和陰間的鑰匙。患難仍可能臨到，卻不能寫下最後結論；教會的盼望建立在那位已穿過死亡的主身上。

第一章到此形成一個清楚的畫面：寶座尚未出現，羔羊也要到第五章才正式出場，但教會首先得到的安慰是「主在燈臺中間」。屬靈生活容易把上帝想成遙遠的觀察者，《啟示錄》卻把基督畫在教會的中央。祂巡行、察看、說話、責備、安慰，也扶起仆倒的人。真正的教會更新，總是從重新看見這位主的時候開始。

第一章的人子形象，也為卜接下來的七封信定下語氣。每一封信都取用這個形象的一部分：火焰的眼睛、兩刃利劍、七靈和七星、聖潔真實、阿們。基督雖對不同的教會說不同的話，卻是同一位主。因此，牧養不能只有單一的處方；有些教會需要安慰，有些需要警告，有些需要重新醒來。

思想：

我們是否習慣用聚會人數、事工成績與稱讚來衡量教會？今天先問：基督是否在我們中間被尊為主？我們有沒有聽祂的話？若我們正處於壓力、孤單或不被理解的日子，請慢慢讀幾遍這句話：「不要懼怕。」說話的主近在燈臺中間，祂知道我們的限制與恐懼。若我們正承擔教會或家庭的責任，請把「一切都靠我們」的重擔交還給基督。祂在燈臺中行走；我們只是受託者。忠心足矣，控制一切並非使命。

華人教會同樣也容易把可見的穩定當成主同在的證據：堂會人數、物業、學校與社福機構、網絡流量、領袖聲望，都可能成為安全感。燈臺中的人子提醒我們，教會真正的中心仍是祂。制度可以調整，聚會形式可以改變，主仍察看每一處的忠心與疲倦。

主耶穌，求祢在我們的生活中行走。照亮我們逃避的角落，也記念無人知道的忠心。死亡、失敗或不確定感壓來時，提醒我們：鑰匙仍在祢的手裏。

(靈修文章已獲「爾道自建」授權使用)

11月3日

守住真理，也守住起初的愛

作者：倪步曉

經文：啟示錄 2:1-7

1「你要寫信給以弗所教會的使者，說：『那右手拿著七顆星，在七個金燈臺中間行走的這樣說：2我知道你的行為、勞碌、忍耐，也知道你不容忍惡人。你也曾察驗那自稱為使徒卻不是使徒的，看出他們是假的。3你能忍耐，曾為我的名勞苦而不困倦。4然而，有一件事我要責備你，就是你把起初的愛心拋棄了。5所以你要回想你是從哪裏墜落的，並且要悔改，做起初所做的工作。你若不悔改，我要到你那裏去，把你的燈臺從原處挪去。6然而你還有一件可取的事，就是你恨惡尼哥拉派的行為，這種行為也是我所恨惡的。7凡有耳朵的都應當聽聖靈向眾教會所說的話。得勝的，我必將神樂園中生命樹的果子賜給他吃。』」

七封書信從以弗所教會開始。以弗所是亞細亞省的重要城市，商業繁盛，宗教活動密集，以亞底米神廟聞名，並且與羅馬帝國的公共榮譽文化緊密相連。基督徒身處其中，需要不斷分辨自己可以參與甚麼，又該拒絕甚麼。耶穌向這個教會自我介紹為「右手拿著七顆星，在七個金燈臺中間行走的」。這稱呼承接第一章，旨在先提醒以弗所：那位在眾教會中巡行的主，才是教會真正的主人；地方領袖與城市權勢都居於祂之下。

主首先肯定他們的行為、勞碌和忍耐。他們不能容忍惡人，也曾試驗自稱使徒的人，看出其中的虛假。這個教會很重視真理，對錯誤的教導有辨識力。主還稱讚他們為祂的名忍耐，並沒有疲倦。若只看外在表現，以弗所幾乎是一個令人放心的教會：教義謹慎，服事勤奮，立場堅定，而且能承受壓力。

責備只有一句，卻很重：「你把起初的愛心拋棄了。」「起初」既指早期對基督與彼此的熱愛，也帶著「居首位」的意思。在約翰傳統中，愛主與愛弟兄姊妹是難以分割的。若一個群體對真理極其敏銳，對人卻越來越冷硬，那信仰就已經出問題了。

這是很尖銳的牧養提醒。正統可以成為驕傲的保護層。人在長期服事、對抗異端、承擔責任之後，容易把警醒變成猜疑，把分辨變成苛刻，把忠誠變成只會指出別人的錯。以弗所沒有被偶像崇拜攻陷，卻可能在防守中失去了福音最初的溫度。主沒有因此否定真理的重要；祂反而把真理與愛重新放在一起。缺少真理的愛會失去方向，缺少愛的真理則會失去基督的形狀。

耶穌吩咐他們三件事：「回想」、「悔改」、「做起初所做的工作」。「回想」是一種屬靈診斷，叫教會記起曾怎樣被恩典抓住，怎樣因基督喜樂，怎樣彼此服事；「悔改」是承認目前需要改變；「做起初所做的工作」是把愛帶回探訪、忍耐、寬恕、慷慨、傾聽與服事。

警告同樣嚴肅：「你若不悔改，我要到你那裏去，把你的燈臺從原處挪去。」「燈臺」象徵教會的見證。這句話說明，一個教會即使教義很完整，也可能失去作為燈臺的資格。教會的存在是為了承托基督的光，維持機構自身則只能居於次位。若群體的真理只成為彼此定罪的工具，世界便難以從其中看見福音。

主同時稱讚他們「恨惡尼哥拉派的行為」。恢復愛並不等於撤去界線；七封信仍反覆警告：切勿偶像崇拜及與生活妥協。基督要教會在恩典中說真話，在真理中愛人。愛，要有方向；真理，也應帶著基督的溫度。

信的結尾轉向「得勝者」。得勝的人可以吃上帝樂園中生命樹的果子。這個應許把讀者從以弗所城市帶到《創世記》的伊甸園，也預先指向《啟示錄》第二十二章的新耶路撒冷。整卷書的救恩故事，是從失去生命樹走到重新得享生命樹。以弗所的教會若回到愛裏，就是在終末生命中預先生活。

起初的愛不等於初信時的情緒高潮；經過歲月，愛可以更深、更穩，更能承受現實。真正需要恢復的，是基督在生命中的首位，以及由此流出的彼此相愛。教會若常常回到十字架，記得自己怎樣被赦免，就比較不容易用真理作武器。那曾經愛我們、為我們流血的羔羊，才是所有分辨與教導的中心。

思想：

我們最近是否常常指出別人的問題，卻少有眼淚、禱告與付出？真理在我們手中，是成了光，還是成了證明自己優越的工具？回想一個「起初」：初信、初服事，或是單純愛主的日子。那時有哪些行動，如今卻悄悄停了？安靜的禱告、主動的關懷、不計回報的服事，也許正等著我們拾起。

香港教會近年的傷口也提醒我們，弟兄姊妹可能因政治判斷、移居選擇、對中國的看法，甚至一則社交媒體貼文而彼此疏遠。守住真理，不能以把對方簡化成標籤為代價。若我們只願愛「和我們想法相同的人」，起初的愛便已經被群體立場悄悄取代了。

主啊，求祢保守我們熱愛真理，也醫治我們心中的冷硬；賜我們清楚、耐心、眼淚與恩慈。求祢不容燈臺只剩外形，而失去了祢的光。

(靈修文章已獲「爾道自建」授權使用)

11月4日

忠心至死的富足

作者：倪步曉

經文：啟示錄 2:8-11

8「你要寫信給士每拿教會的使者，說：『那首先的、末後的，死過又活了的這樣說：9我知道你的患難和貧窮——其實你卻是富足的，也知道那自稱是猶太人的所說毀謗的話，其實他們不是猶太人，而是撒但會堂的人。10你將要受的苦，你不用怕。看哪！魔鬼要把你們中間幾個人下在監裏，使你們受考驗，你們要遭受苦難十日。你務要至死忠心，我就賜給你那生命的冠冕。11凡有耳朵的都應當聽聖靈向眾教會所說的話。得勝的必不受第二次死的害。』」

給士每拿教會的信很短，沒有一句責備，卻充滿了患難、貧窮與誹謗。復活的主向他們自稱是「首先的、末後的，死過又活了的」。面對死亡的威脅，祂先把自己的死亡與復活擺在教會面前。祂走過死亡，而死亡沒有留住祂。

士每拿是一座富裕而自豪的城市，與羅馬有著悠久的政治聯繫。城市生活中的公共忠誠、宗教節慶和商業網絡彼此交織，基督徒若拒絕某些宗教活動，可能會面對社會的排斥，甚至失去生計。耶穌說：「我知道你的患難和貧窮」，這個「知道」非常寶貴。受苦的人最怕自己的痛苦無人看見，主卻先說祂知道。

接著有一個括號般的判斷：「其實你卻是富足的」。士每拿的經濟處境很差，在基督眼中卻是富足的。這句話與後來給老底嘉教會的信形成鮮明對比：老底嘉自稱富足，主卻說它貧窮。兩封信一起拆穿了最常用的衡量標準——銀行數字、社會地位、資源多少，然而它們都不能完整說明一個人在上帝面前的狀態。士每拿看似甚麼都失去，卻保有最不能被奪走的財富：對基督的忠誠。

經文提到「自稱是猶太人……其實他們不是猶太人，而是撒但會堂的人」。這句話在歷史上曾被濫用來煽動反猶太情緒，所以閱讀時必須謹慎。約翰自己深受猶太經典與傳統塑造，耶穌和最早期教會也是從猶太群體而來。這裏涉及的是第一世紀地方宗教群體之間的衝突與誹謗，焦點在於某些反對基督徒的具體行動。若把這句話擴大為對整個猶太民族的定罪，不僅背離了文本處境，也違背了福音的倫理。

主沒有應許士每拿教會立刻脫離苦難。祂說魔鬼要把他們中間幾個人下在監裏，使他們遭受「十日」的患難。「十日」這個數字帶著有限的意味，也令人想起《但以理書》中那十日的試驗。細節可以討論，信息卻清楚：苦難有界線，邪惡的時間仍在上帝手中。

「你務要至死忠心，我就賜給你那生命的冠冕。」這裏的冠冕更像是競賽勝利者或節慶中的花冠，而不是帝王統治的王冠。士每拿人熟悉城市的榮譽文化，人皆希望得到公眾的稱讚，信徒卻被邀請追求另一種冠冕。世人可能判他們失敗，基督卻宣告忠心者真正得勝。

「至死忠心」是呼召信徒在忠誠與安全發生衝突時，絕不以否認主來換取自保。這份忠誠有時出現在極端處境，但更多時候是藏在普通的日子裏：不說謊、不參與不義、不因利益出賣人，也不因害怕失去位置而沉默。

結尾的應許是「得勝的必不受第二次死的害」。第一次死亡仍可能臨到，第二次死亡卻無權控制屬基督的人。這個應許要到第二十章才充分展開。約翰

把終末審判提前成為今日的安慰：羅馬可以威脅人的身體，死亡也可以暫時帶走生命，但復活的主掌握著更深遠的未來。

士每拿書信因此教導教會重新理解富足與安全。真正的安全，不等於環境永遠沒有危險，而是即使失去了外在保障，生命仍藏在復活的主裏。真正的富足，不等於擁有很多選擇，而是有一份不能被市場、政權或死亡奪走的忠誠。這種福氣往往並不耀眼，卻非常堅固。

思想：

我們通常怎樣衡量「蒙福」？收入、健康、工作順利，常成了上帝同在的證明；然而，一遇艱難，心便動搖。這封給士每拿的信提醒我們：基督眼中的富足，遠深於外在條件。目前是否有一件事正在考驗我們的忠誠？也許那只是關乎利益、人情，或一句應當說出的真話。忠心，常在小處受考驗。

對一些中國境內信徒而言，忠心未必總以戲劇性的方式出現。它可能是在聚會、網絡、職場或教育環境受到限制與壓力時，仍拒絕用謊言換安全，不把恐懼變成苦毒，也不把受壓的弟兄姊妹留在孤單之中。基督所稱為富足的，常是外界看不見的這種忠誠。

主耶穌，祢曾死過，如今活著。在我們害怕失去時，求祢指明那不能被奪走的財富。求祢也記念因信仰受逼迫、被排斥的弟兄姊妹，賜他們勇氣與安慰。

(靈修文章已獲「爾道自建」授權使用)

11月5日

在撒但座位旁守住名字

作者：倪步曉

經文：啟示錄 2:12-17

12「你要寫信給別迦摩教會的使者，說：『那有兩刃利劍的這樣說：13 我知道你的居所，就是有撒但座位之處；當我忠心的見證人安提帕在你們中間，在撒但所住的地方被殺之時，你還堅守我的名，沒有否認對我的信仰。14 然而，有幾件事我要責備你，就是在你那裏有人服從了巴蘭的教訓；這巴蘭曾教唆巴勒將絆腳石放在以色列人面前，使他們吃祭過偶像之物，並且犯淫亂。15 同樣，你那裏也有人服從了尼哥拉派的教訓。16 所以，你當悔改；若不悔改，我很快就到你那裏來，用我口中的劍攻擊他們。17 凡有耳朵的都應當聽聖靈向眾教會所說的話。得勝的，我必將那隱藏的嗎哪賜給他，並賜他一塊白石，石上寫著新的名字，除了那領受的以外，沒有人認識。』」

別迦摩是亞細亞重要的政治與宗教中心，城中除了有祭壇和神廟，也與皇帝崇拜密切相連。耶穌稱這裏為「撒但座位之處」；這個名稱可能令人想到宙斯祭壇、亞斯克勒庇俄斯或皇帝崇拜，而經文的重點更為清楚：這座城市集中呈現了那種要求人把終極忠誠交給帝國與偶像的權勢。

基督向教會自我介紹為「有兩刃利劍的」，這與羅馬地方官可能擁有的司法權形成強烈對照。人間的政權能以刀劍定罪，基督口中的劍卻代表最終的判斷。別迦摩的信徒要記得，最後的判決出自主的話；城市輿論與帝國法庭都沒有終極權柄。

主先肯定他們：「當我忠心的見證人安提帕在你們中間，在撒但所住的地方被殺之時，你還堅守我的名，沒有否認對我的信仰。」安提帕只在這裏被提到，歷史細節雖不多，但他得到一個極其尊貴的稱號：「忠心的見證人」。這個稱號在一章五節曾用於耶穌，安提帕的生命因此與基督的道路相連。他雖沒有成為政治勝利者，卻在天上的敘事中被記名。

「堅守我的名」與後文的「沒有否認對我的信仰」，說明別迦摩教會在公開的壓力下曾展現出真實的勇氣。名字在《啟示錄》中十分重要：獸有名字和數字，得勝者將得到新名，上帝的名則寫在聖徒的額上。名字，代表著身分與歸屬。這個教會面臨的核心問題，也可以這樣表達：當不同的權勢都想在你身上留下標記，你究竟屬誰？

然而，外在的逼迫沒有擊倒他們，內部的妥協則正在侵蝕教會。主提到，他們中間有人持守巴蘭的教訓，也有人持守尼哥拉一黨的教訓。巴蘭的故事來自《民數記》，在後來猶太傳統中，常與引誘以色列人參與偶像祭宴和淫亂相聯。約翰借用這個名字，指出教會中有人主張可以比較輕鬆地融入周圍的宗教與社交生活。

古代城市的商業、行會、家庭與祭祀常是彼此交織的。拒絕偶像宴席，未必只是拒絕一項「宗教活動」，也可能意味著失去人脈、交易和升遷的機會。妥協因此顯得很有吸引力。人可以說：「心裏相信耶穌就好，外面的禮儀只是社交。」別迦摩的信息卻指出，身體參與甚麼、在誰的桌前吃喝、公開向誰表示忠誠，都會塑造人的信仰。敬拜從來不是只存在於心裏的私人感受。

主吩咐教會「當悔改」，否則祂要用口中的劍與那些人爭戰。這裏再次表明，最大的危機不一定來自外面。教會在逼迫中可能很剛強，在便利與利益面前卻慢慢失去界線。外在的敵意常常使身分變得清楚，舒適的妥協反而比較隱蔽。約翰要讀者看見，忠誠不只需要勇敢，更需要辨識。

給得勝者的第一個應許是「隱藏的嗎哪」。嗎哪讓人想到曠野中上帝的供應。若信徒因拒絕偶像宴席而失去某些社會資源，主應許有另一張桌子。真正養活上帝子民的是上帝的供應，帝國的宴席沒有這種終極能力。這個象徵也可以帶出末世宴席的盼望：現今的拒絕不是空白，忠心者正在等候那更豐盛的款待。

第二個應許是「白石」，上面寫著新名，只有領受的人知道。白石在古代有多種用途，經文沒有要求我們鎖定其中一種，卻清楚說明它的整體意義：基督親自賜下新的身分與歸屬。世界可以把信徒稱為失敗者、異類或麻煩製造者，主卻知道他們真正的名字。

別迦摩的信息把兩種忠誠放在一起：一種是在公開的壓力下不否認主，另一種是在日常的利益中拒絕與偶像分享忠誠。前者容易被看見，後者常發生在餐桌、合同、人情與習慣裏。教會需要兩種勇氣。安提帕的名字被記下，給我們的提醒是：忠心可能暫時沒有掌聲，卻不會在上帝的記憶中消失。

思想：

我們的生活中，是否有一些「大家都這樣做」的事，正悄悄索取忠誠？妥協未必立刻叫人離開信仰，卻會磨薄界線。今天捫心自問兩件事：公開場合中，我們是否敢於承認基督？無人注意的利益選擇中，我們是否仍照祂的話行？兩處都是真實的見證。我們也許正被種種標籤困住：能力不足、失敗、麻煩、過時……請把這些名字放到白石旁邊。基督有權命名我們，也深知我們的忠誠。若有人因忠於信仰而失去機會，我們能否成為上帝供應的一部分，給予具體的支持？

華人社會重視人情、關係與群體和諧，這些文化特質可以承載恩典，同時也有可能使良心變得模糊。飯局、送禮、商業合作、職場應酬或家族期待，都會問我們：願意為了被接納而付出甚麼？這封給別迦摩的信提醒我們，忠誠常在這些看似普通的場合中被塑造出來。

主啊，求祢保守我們的名字屬於祢。在我們害怕被排斥時，賜下安提帕的勇氣；面對便利與誘惑時，賜下清醒。我們寧可失去眼前的利益，也不願意在敬拜中失去自己。

(靈修文章已獲「爾道自建」授權使用)

11月6日

愛心增長時，界線仍要清楚

作者：倪步曦

經文：啟示錄 2:18-29

18「你要寫信給推雅推喇教會的使者，說：『神的兒子，那位眼睛如火焰、雙腳像發亮的銅的這樣說：19 我知道你的行為：愛心、信心、勤勞、忍耐；又知道你末後所行的善事比起初所行的更多。20 然而，有一件事我要責備你，就是你容忍那自稱是先知的婦人耶洗別教唆我的僕人，引誘他們犯淫亂，吃祭過偶像之物。21 我曾給她悔改的機會，她卻不肯悔改她的淫行。22 看吧，我要使她病倒在床上。那些與她犯姦淫的人若不悔改他們的行為，我也要使他們同受大患難。23 我又要殺死她的兒女，眾教會就知道，我是那察看人肺腑心腸的，我要照你們的行為報應各人。24 至於你們其餘的推雅推喇人，就是一切不隨從這教訓，不明白他們所謂撒但深奧之理的人，我告訴你們，我不會再把別的擔子放在你們身上。25 你們只要持守那已經有的，直到我來。26 那得勝又遵守我命令到底的，我要賜給他權柄制伏列國；27 他必用鐵杖管轄他們，如同打碎陶器，28 像我也從我父領受了權柄一樣。我又要把晨星賜給他。29 凡有耳朵的都應當聽聖靈向眾教會所說的話。』」

推雅推喇在七城中的政治地位雖不算突出，卻以各種工商行會聞名。染料、金屬、皮革、陶器等行業，常有自己的社交與宗教活動，宴席也可能與祭神連在一起。對基督徒而言，信仰與工作難以分割為兩個互不相干的部分。參與行會可以帶來生計和人脈，拒絕某些儀式卻可能要付出實際代價。正是在這種環境中，復活的主以「眼睛如火焰、雙腳像發亮的銅」的形象說話。

主首先肯定推雅推喇教會的愛心、信心、服事和忍耐，甚至說他們「末後所行的善事比起初所行的更多」。這是一個有成長、有行動的教會；若只看服事的熱度，那確實很值得稱讚。然而，主那火焰般的目光看見另一面：教會容讓一位被象徵性稱為「耶洗別」的女先知，教導人參與偶像祭宴和淫亂。名字取自舊約亞哈王后耶洗別，重點在於她帶領上帝子民進入偶像崇拜。

經文所說的「淫亂」，很可能同時具有實際與象徵的意義。先知傳統常把敬拜偶像、對上帝不忠描寫為淫亂；而古代宗教宴席也可能伴隨放縱的行為。約翰的關切焦點很清楚：教會不能以屬靈知識、自由或現實需要為理由，把敬拜與生活分開。若參與行會宴席或商業往來，必須以某種方式向別的神祇表示忠誠，那麼再大的經濟利益也不能使這種參與變得中性。

主說祂曾給她時間，讓她悔改。審判之前，恩典先留下回轉的門。對跟隨她的人，主同樣呼召悔改。教會處理錯誤也需要這個節奏：在清楚指出罪的同時，也為回轉留下空間；因為責備的目的，是把人帶回真理與生命。

「我是那察看人肺腑心腸的」延續了火焰眼睛的意象。人可以向自己解釋妥協的理由，主卻看見人的動機。許多屬靈危機往往是從一句「這次應該沒有關係」開始的，經過日積月累，才走到明顯的裂口。為了生意、人情、關係或名聲，人慢慢把原本清楚的界線移動。推雅推喇的信息提醒我們，基督不只關心教會唱甚麼歌，也關心信徒在市場、飯局、職場與親密關係中怎樣活。

主又對沒有接受那教導的人說，祂不會再把別的重擔加給他們；他們只要持守已有的，直到祂來。這番話極具牧養的情懷。忠心有時已經讓人很累，所

以主沒有把更多的規條壓在他們身上。祂要求的是持守。聖潔生活可以很實際：今天仍守住昨天所領受的福音，明天再守一天。

給得勝者的應許帶著《詩篇》第二篇的王權語言：他們要與基督一同分享治理萬國的權柄。這對於在行會與城市結構中缺乏權勢的信徒而言，是莫大的安慰。眼前看來，他們因拒絕妥協而失去影響力；在上帝的未來，他們卻與彌賽亞分享國度。約翰因此重新定義「有權柄的人」：忠於羔羊的人才真正分享祂的王權，迎合制度並不能取得這份權柄。

最後，基督應許賜下「晨星」。第二十二章 16 節說，耶穌自己就是「明亮的晨星」。得勝者最大的賞賜，最終落在基督自己；世俗的地位遠遠不足以與之相比。推雅推喇人可能為了工作機會與社會認同作選擇，主卻把更大的寶貝放在他們面前。當基督成為最深的渴望，界線才有力量被守住。

這封信揭露了一個常見的挑戰。教會可以在愛心與服事上增長，卻同時在教導與倫理上出現裂縫。基督的火焰目光把這兩面都看透。熱心需要真理引導，真理也要結出愛與服事；屬靈生命不能只靠單一指標衡量。

這封推雅推喇的信還讓我們看見，錯誤教導常以「更深」的屬靈知識吸引人。經文提到有人自稱知道「撒但深奧之理」。人容易被祕密、特別、少數人才懂的知識吸引，彷彿越神祕就越屬靈。基督卻把忠心者帶回簡單的持守。真正深的信仰，不一定充滿新奇術語，而是常常表現在長久愛人、守約、拒絕偶像、耐心服事。

這也可成為讀《啟示錄》的提醒。倘若末世解經讓人越來越迷戀密碼、特殊知識和「只有我們知道」的優越感，卻沒有叫人更愛基督、更聖潔、更願意服事，它很可能已偏離這卷書的目的了。

思想：

我們是否把愛心等同凡事退讓？真正的愛會保護人免被罪吞噬，也敢在適當的時候把話說清楚。今天求主賜下溫柔與界線。在工作或社交中，是否有一些習慣已帶來良心不安？請先停止辯護，問一問：這件事正塑造我們成為怎樣的人？它是否正在削弱我們對基督的忠誠？若要求太多，心已疲憊，就把問題縮小：主已清楚交付我們甚麼？先守住它。忠心有時是停止分心，把最重要的事做好。放下對「特別答案」的追逐，回到已知的命令：愛神、愛人、誠實、守約。在普通的日子裏，活出深的真理。

家族禮俗也是華人基督徒經常面對的分辨場域。清明、婚禮、喪禮與祖先紀念，都牽涉孝道、親情與宗教象徵。成熟的信仰是我們需要尊重家人，也需要清楚自己向誰敬拜。溫柔與界線可以同行，忠誠也可以帶着尊親與耐心。

主耶穌，求祢以火焰般的眼睛鑒察我們。保守我們在愛心、信心與服事上成長，也在現實壓力中守住聖潔。我們疲倦時，求祢提醒我們：祢記得每一份忍耐。

(靈修文章已獲「爾道自建」授權使用)

11月7日

名聲活著，靈魂卻沉睡

作者：倪步曉

經文：啟示錄 3:1-6

1「你要寫信給撒狄教會的使者，說：『那有神的七靈和七顆星的這樣說：我知道你的行為，就是名義上你是活的，實際上你是死的。2你要警醒，堅固那些剩下、快要死的，因為我發現你的行為，在我神面前沒有一樣是完全的。3所以，要記得你所領受和聽見的；要遵守，並要悔改。你若不警醒，我必如賊一樣來到；我幾時來到你那裏，你絕不會知道。4然而，在撒狄你還有幾位是未曾污穢自己衣服的，他們會穿白衣與我同行，因為他們是配穿的。5得勝的必這樣穿白衣，我也不從生命冊上塗去他的名；我要在我父面前，和我父的眾使者面前，宣認他的名。6凡有耳朵的都應當聽聖靈向眾教會所說的話。』」

撒狄是一座有輝煌過去的城市。它曾以財富和堅固地勢聞名，城堡建在高處，人人看來難以攻破。然而在歷史上，撒狄曾因守衛鬆懈，兩次在夜間被敵軍攀上攻陷。這段城市記憶使耶穌的命令「要警醒」顯得格外有力量。今天的教會也可能像這座城市一樣，依靠過去的名聲，自以為安全，卻沒有察覺屬靈生命正在衰弱。

主開門見山地說：「我知道你的行為，就是名義上你是活的，實際上你是死的。」撒狄教會最大的危機，就在於名聲與真實之間的距離。聚會可以正常，活動可以不少，歷史也可以悠久；主卻看見內裏是否仍有警醒、悔改與真實的依靠。宗教的外殼能維持很久，生命卻可能已在沉睡之中了。

「你要警醒，堅固那些剩下、快要死的」這句主的話帶來盼望。撒狄尚有「剩下」的東西可以被堅固。屬靈衰弱未必等於一切結束。只要仍願意聽見基督的聲音，悔改仍有可能。教會更新常從誠實開始：停止只談自己的優點，承認有些東西正在死去。

主說祂沒有看見他們的行為，在上帝面前是完全的。這裏的「完全」帶有完成、充足的意思。撒狄也許做了不少事，卻沒有把所領受的信仰活到底。開始容易，完成困難。人可以有很多屬靈計畫、事工口號、年度目標，卻在沒有掌聲時失去持續。基督看重的是整體忠誠，而不只是醒目的開始。

因此主吩咐：「要記得你所領受和聽見的；要遵守，並要悔改。」「記得」再次出現在七封信中。基督徒的更新，常是從回到已領受的福音開始的；新奇本身沒有更新生命的能力。撒狄教會需要記得起初他們怎樣聽見基督、怎樣回應恩典，然後付諸「遵守」。聽見却不遵行，久而久之會產生屬靈麻木。

主又說，若不警醒，祂要像賊一樣臨到。這句話借用耶穌傳統中的末世警告，也與撒狄曾因守望鬆懈而失守的歷史格外貼合。正因人不知道那時刻，便更要活在準備中。警醒沒有祕密時間表，只要把今天整理好。

信中仍提到，撒狄還有幾名沒有污穢自己衣服的人，他們要穿白衣與主同行。少數忠信者提醒我們，不要因整體環境低迷，便認定忠心已是不可能之舉。上帝知道名字。即使一個群體的屬靈氣候令人失望，個人仍可以選擇保持潔淨，持守信仰。

白衣在《啟示錄》中與潔淨、得勝和天上敬拜相連。得勝者的名字不會從生命冊上被塗抹，基督要在父和眾天使面前承認他的名。撒狄人非常重視城市

名聲，主卻把他們帶到另一個問題：你的名字在天上如何被認識？世人的認可會迅速改變，基督的承認才是最後的榮耀。

撒狄的信息特別適合有歷史、有制度、有聲望的教會，同樣也適合信主多年的個人。過去的經歷很寶貴，卻不能代替今天的生命。昨日的禱告不能自動成為今日的禱告，曾經的熱心也不能替代現在的忠誠。主在意的是，此刻是否仍有生命。

思想：

若拿掉履歷與名聲，只剩今天，我們的屬靈生命仍是活的嗎？我們仍然真實地禱告、聽道、悔改、愛人，還是靠着往日的經歷支撐形象？主說要「堅固那些剩下的」。我們無須在一天之內修好全部。先找出一件仍有生命、卻正在衰弱的事：禱告、讀經、家庭關係或服事的初心，細心照顧它。

有歷史的華人教會尤其需要聽撒狄的信息。百年堂會、名校、神學院、社福機構，以及過去的復興故事，都值得感恩；然而，今日的生命仍需由今日的禱告、悔改與服事來支撐。傳統若只剩品牌與回憶，下一代很快便會感受到其中的空洞。

主啊，求祢救我們脫離靠名聲生活的危險。沉睡的，求祢喚醒；衰微的，求祢扶持。願我們在祢面前成為真實的人。

(靈修文章已獲「爾道自建」授權使用)